



焦氏澹園集卷之九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

代壬辰科作



伏以闡虞俊之門方延士論射漢廷之策誤玷賢  
科人知稽古之榮國有用儒之盛恩施逾望寵至  
若驚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總攬衆材彌綸大化  
離明昭晰垂二十年寧壹之休解澤滂流行億萬  
載和平之福推崇經術雅意人文當九重側席以  
求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猥承清問深究治原謂

人心教化之衰絲紀綱之未肅而移風易俗之要  
非法令所能爲思邁衆之遠猷奉廣庭之大對于  
以詢言而底績庶幾令重而君尊豈意凡流叨塵  
異數羣多士而試以藝靡不兼收取一人焉拔其  
尤裒爲首舉荷采菲之無下愧揚糝之在前御筆  
親題驚視奎文之爛宮袍下錫更兼鞶帶之華寶  
鏹均霑樽罍狎至坐飫八珍之品充分九府之藏  
臣敢不勉率同心益堅素學鷗之大幾千里而化  
爲鵬識恩波之浩蕩鳥之鷺累百數而不如鵲願

直節以馳驅共殫忠孝之圖少荅高深之造

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

伏以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丕闡乎王摹莫不  
先繩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且述周王  
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  
七略九流而唯寫近事于丹青奉時王爲著蔡蓋  
以年祀遠則聽睹爲難而於耳目親斯續承尤切  
矧於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馳帝驟聖賢  
六七作子燕孫貽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爲

之業雖允文允武各馳騫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幸  
昭垂于二史勒景鍾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  
巍乎配天球而軼圖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凡  
茲 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  
校錄于三餘何以備覽觀于乙夜恭惟 皇帝陛  
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聖王之經大法嘉樂時  
勤周禮之三百三千仰鑽尤力尚謂累朝之憲典  
寔爲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  
非安世默識未能學異子雲湛思何補謬執西崑

之銀管俾裁前史之金根韋竹蜚烟聽蠶聲于筆  
陣芸蓀吐潤散雲氣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  
之媿拂塵埽葉彌知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內之  
觀稍爲 睿哲登閱之助敢呈御覽附進瞽言惟  
統天獨盛于本朝而享國莫延于 世廟顧其智  
者千慮之失不無晚節一簣之虧大祭弗承乃留  
情于祠禱正朝稀御又晚建乎元良獨以規畫晰  
于一心疇咨徧乎羣輔剛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  
彌縫四十五年之間庶幾后佑百千萬載之盛伏

莫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警心加之意而高明  
充大因言攷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挹 祖  
德于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匠聖謨于文字簡編之  
外王猶允塞帝德無愆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伏以西清委珮風奉討論朔漠馳烽間疎經籍顧  
古道晦明之候繫人心消長之機奚辭會弁之勞  
敢冀凝旒之補臣師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自昔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實資道揆

以開人戒一暴於易寒慮寸陰之可惜殫精乙夜  
總覽羣書蓋百王傳授之真布在方策而千古廢  
興之跡可鑒安危非徒潤色三代之典謨寔以啓  
沃一人之心志多聞建事匪事至而替求聞之功  
文德格戎豈戎興而廢尚德之治思離明之繼照  
必晉接之非遙恭惟皇帝陛下如日方中法天不  
息謂二帝三王之法當窮極其高深而一祖二宗  
之書已允昭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  
文頃因戎馬之憑陵暫輟銅龍之勸講臣念世方

招文學之士因使爲侍從之臣不但優之燕閒謂能華國蓋將需之緩急相與致君以禁廷頗牧之有人知樽俎干戈之足賴矧不進則退者學可忘鑽仰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當及春秋之富經書勿以方隅之多故而息講論勿以宸居之至尊而忘先哲不以爲迂濶而難行愚儒不以爲膚淺而易侮無以歲月爲可玩而不寶居諸無以盛明爲可常而自生滿假繇微至著從古迄今皆備載於箴言用發明於經學庶不虛天祿石渠之延接用以資金華琳館之鑒觀伏願宵旰思皇聰明憲古思大君照臨之道廣大事包荒知小夫誦說之智專不遺采菲銘諸心腑冀收藥石之功置之座隅爰比韋弦之助臣心不朽王業無疆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

啓

脩應天府學與按臺啓

代作

伏以本人倫莫先黌序建首善必自京師矧茲京  
兆之上庠曾是高皇之太學睠二百年俊造之  
選何人不出其門豈七十子俎豆之宮其徒不爲  
之守意江山之有待或氣運之將還梁木其壞其  
頽幾發兩楹之歎宗廟之美之富未新數仞之觀  
封疆誤屬於代庖芹藻敢忘於樂泮因俯從多士

再三之請抑仰體明臺萬一之心蓋非廣拓旁開  
欲聳賢關之耳目惟思增高益下少培昌運之人  
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明公誰與濟者伏惟臺下  
甫輟席前之對來義柱後之冠善政欲布于東南  
先聲已動乎逢掖輒代喁喁之衆少陳瑣瑣之辭  
所冀率後來之英共登爽塏捐不費之惠無事徵  
科非徒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庶幾藉手而得  
杞梓梗枿之用某無任顛仰之至

謝周王啓

伏以臨軒而遣來從簪筆之餘一節以趨幸厠曳  
裾之末恩私猥被徒御生輝恭惟 殿下擅河間  
之大雅擢鄴下之高文賢明久著于中原禮遇不  
遺乎下士纍纍宮宴饌玉羅珍藹藹仙韶敲金戛  
石錫之佳筵况披菟苑之雄風當此驕陽更沐龍  
樓之化雨逢時特異載德奚酬客行難久居空深  
就望王其愛玉體願保期頤感戀之私敷宣罔旣

許座師請啓

伏以寅亮而弼 一人望高槐棘吐握而求多士



拔及茅茹士知元氣之還人歎儒風之盛欲載脩  
於燕喜敢仰瀆乎鴻慈惟國家設科以來於前代  
得人爲最頃自學疎於根柢浸令文尚乎佻浮脩  
詞者獵異而莫探其原說經者鈎深而寔謬於理  
豈知文詞淳薄之際實繫世道升降之機方海內  
如波斯頽必達者知風之自並受王明之福允資  
師匠之功恭惟門下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泰山喬  
嶽無運動之跡人蒙潤而不知甘雨和風以長養  
爲能物有生而咸遂至于文學之偉又皆充養之

餘讀八索九丘之書期于適治黜諸子百家之說  
意在尊經將廻文海之倒瀾坐握士林之朗鑑念  
鑿鑿乎粟帛之用斯謂真才况炳炳然日星之垂  
有如 明詔體裁痛排於軋茁議論務采其崇鉉  
散木輪囷必歸繩墨祥金踊躍悉入陶鎔蓋元老  
廟堂夙秉中行之尚故文章寰海漸還大雅之觀  
師門成就之恩深化冶幹旋之力重冀終聆乎大  
誨敢預秩乎初筵敬諏月之某日南呂知秋北平  
選勝金飈嶠廓當烟霞召我之時玉鉉燕間又文

酒啓予之會下高羣之鵷鷺發和奏之笙鏞榴花  
浮酌杯搖日月之光葛蔓調弦座擁神仙之氣豈  
獨解頤於清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道術之門伏望  
早賜鳴騶不辭曳履五雲縹緲庶瞻躔極之三台  
六經紛綸再覩殿廷之重席其爲榮幸莫旣敷宣  
本房座師請啓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賢書奏士幸歸師  
匠之模自知報稱之難人歎遭逢之盛樽俎載脩  
于燕喜涓塵仰瀆乎鴻慈恭惟門下天真朗徹地

望高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爲德毓兩川之  
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閎  
天散宜生而爭烈蓋蒼生待爲霖雨而學者仰如  
泰山爰輟朝聯付之文柄以專門易學而旁細疏  
通知遠之書以絡井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  
璠璣博采非但爲一時宗廟之輝杞梓兼收固欲  
作異日棟梁之用遂致溝中之斷咸爲席上之珍  
鵬搏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州之數一十八  
人愧糠粃之在前喜葑菲之無下此上臣事主不

以已而以人乃志士酬知在立功而立德冀祇承  
於大誨敢豫秩乎初筵敬諏某日候爽氣於層霄  
置清觴于別院鳳城西敞雲屢起而帶山虎坐南  
臨風時來而度水間關巧轉覺林鳥之能言荏苒  
盈條覩海榴之弄色一曲寫無邊之恩紀千鍾汎  
不盡之情瀾所望儼然不辭貴止豈獨解顏引坐  
得分雙燭之餘光抑亦問字質疑共閱八軌之過  
影其爲榮幸莫旣敷宣

荅周襄陽啓

伏以嚮風有日脩問無階顧瀛海之舊樓連陰梓  
里况蓬山之新籍接武金昆自惟幸會之多曾是  
趨承之晚敢謂特煩於軫念不難遠損乎郵書幣  
也孔嘉辭無不腆撝謙已厚含愧謂何恭惟門下  
風誼溢於鄉評敦博稱乎國寶操刀之能製錦未  
殫巨材鳴琴而不下堂自成美政知華塗之必踐  
豈遠器之易量某望阻門屏感杼竿牘惟以時而  
自重冀慰民之所瞻過此以還未皇占叙

荅董蓬萊啓

伏承遠頒腆幣兼辱良書覩訓救之丁寧知愛助  
之深厚顧惟末學雅慕古人累歲棲遲雖未忘於  
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况險阻艱難之備  
嘗於紛華盛麗乎何有苟一旦逢時而遽變將廿  
年所學之謂何恭惟門下清門譽望奕世科名石  
城鍾阜之間久藏豹霧方丈瀛州之側再試牛刀  
顧於製錦之餘忽墜如蘭之語敢不聞茲規獎奉  
以周旋抗志風雲竊自比韋弦之助矢心冰蘖願  
共爲桑梓之光

請同館先輩啟

伏以北門視草聲光久挹於後塵東觀濫竽步武  
幸追乎先達冀瞻矩範敢迂輶軒恭惟門下清規  
照世大雅不羣氣儲十嶽之菁華學冠九流之津  
涉俯慙末學亦廁英游短翮用飛附翼層霄之上  
祥金可鑄置身大冶之傍望履非遙傾心自切諏  
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羣仙爰從客卿子墨之餘  
請備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  
者之車雖拂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顧隨

佩聲而歸鳳沼願觀濟濟之風某不任顛仰之至

賀周戶侍啓

伏以紫極宣綸文昌擢貳六聯近綴方妙選於英  
賢九職顓司宜真除於亞旅士林聳望從橐增華  
恭惟門下器姿凝遠韻度清真練達本朝之舊章  
學能探蹟洞明當世之先務才足濟時棠陰久芘  
於周南版部輒資於留後惟豐鎬乃國家之根本  
而儲侍繫兵食之樞機矧邊書狎至之秋又荒歲  
洊更之後非雅望力爲之經畫豈熙朝得茂其事

功簡注所歸士民咸慶某受知有日展賀無階投  
刃皆虛知無煩於餘地追鋒有召行別迓於寵靈  
唯善攝於寢興以副時之瞻望某不任馳仰

荅胡長治啓

某偶徼天幸獲附德輝顧淺薄之無堪辱庇存之  
特厚白巘分牧乃漸遠於令儀赤牘無階因自疎  
於常禮徒極高山之詠敢承褒袞之榮恭惟門下  
質行擅珪璋之美雄文鍾江汝之英一方甄試乎  
牛刀萬里終騫於鵬翼寵靈交至風問日隆詎謂

高明過自貶損畀之腆幣獎以溫詞仰銜眷注之  
深彌重疎頑之愧末由占對竊冀保綏將羽翮之  
材還居機要令茅茹之拔共保太平某無任感悚  
顙望之至

荅程榮澤啓

竊念遠阻光儀忻承風問九齡接武因闕子靜之  
淵源一士登朝可卜吳公之治行顧傾心之自切  
欲緘問而未皇豈圖高明特垂存記知推情之已  
厚如揆分之謂何仰惟門下才諳膚敏器範恬夷

直哉懷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世維榮澤之要  
地寔周南之舊都方藉循良鎮此襟帶操刀之能  
製錦旣最官方鳴琴而不下堂自騰民譽名實獨  
高於中土推揚奚借於半辭仰銜挹損之深彌重  
迂疎之愧伏冀慰人瞻望順序節宣乘茲求治之  
良時益暢庇民之遠業願言所寄敷叙莫殫

荅趙節推啓

三年奏績久著民庸六察聯華更諧輿論方切巖  
瞻之仰敢厯鼎翰之臨恭惟門下麗藻瓊敷英規

玉立以燕山之丹桂汎幕府之青蓮蕩漾邗江旣  
特書於課最崑峩魏闕計高步於禁塗蘭臺薇省  
之間行持正論風靡波流之日坐挽狂瀾某久阻  
風期時霑霧潤屬長牋之俯逮歎雅眷之難酬感  
戢盈懷指陳奚喻

荅沈廬陵啓

伏以掄材禁路分節廬陵方報政于三年覩懽聲  
之四起恭惟門下文該六稅行備一身昔彥璋料  
事持有天才暨演之好學而爲嘉令覺祖風之未

遠宜民譽之蚤馳吏仰神君人歸慈母蓋獄訟征  
輸之劇非游刃孰能濟之矧旱荒疾疫之餘惟福  
星可以庇此中和宣布課旣最于名都獻納論思  
位自階於法從辱遠勤乎華札彌增激于懦衷暑  
令方中燕堂多暇冀謹寢興之節永諧遐邇之瞻

荅陳中丞啓

帝用中朝之舊人思南紀之安榮戟一臨邇遐胥  
慶恭惟門下風猶膚碩氣韻沈雄投以幾微燭照  
數計而龜卜富之問學日光玉潔而蛟翔一方久

所賞齋 卷之一  
藉其拊循兩粵悉歸於節制他人所冀惟政平訟理以安民俗望臨之必武緯文經而爲憲馬人龍戶咸聽令於和門豹尾雞翹卽歸班於法從某嚮風有日脩問無階覩前後之奉主恩知繇特簡方東西之瞻使節忽墜華牋荷謙施之相先激感悰而無已

荅黃令啓

伏審策勳南紀課最西清當惠政之久孚宜頌聲之四達恭惟門下性資端諒學識高明以愛人利物之心行省刑薄斂之政一麾布令欣望實之兼行三載奏功知拊循之有裕民之攸堅載興豈弟之謠王曰遙歸卽遙弼諧之列某分光鄰燭自曠書郵辱榮問之相先激懦衷而愧甚冀益調於茵鼎以大慰乎士民其如感藏未皇殫叙

荅王節推啓

伏審策勳南紀奏最西清祥刑逮下覩茂績之有成正色立朝計造班之日峻方欣華問遽辱名牋恭惟門下文高典則學洞淵源抱渾金璞玉之姿



履實齋 卷之十  
士知景仰廓地負海涵之度民所歸心雖贊察三年未究中藏之經緯而平反一路已占大業之規恢阻深獲耀於光明禁近寔資於論列風聲鯁峭行開白獸之樽諫墨縱橫備著阜囊之疏乃酬久次豈曰殊遷某仰斗時勞披雲未卽弼相江之五教日注風徽聯騎省之七人願聞緒論其爲依向未易殫裁

荅馮宮詹啓

伏審青宮進秩白社歸榮恨無羽翼之奮飛與操

几杖顧辱緘書之託寓俯慰瞻依形愛意之拊循枉題評之獎引恭惟門下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華國之高文抱據經之宿學九重興歎幸此人之同時四牡遄歸及高堂之請老言離鳳掖日對鯉庭難莫難於父母之具存樂莫樂於田園之初返歷數清時之卿相究觀詞苑之英賢孰爲晝錦之遊兼及彩衣之適父子一時之盛古今莫比之榮三最優勤雖漢恩之予告巨川思濟如商夢之懷人盈朝系心有識引領揮金故里可爲疏傅之淹

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其爲瞻跂莫旣揆裁

荅鄭蒼梧啓

日暎風表曠有歲時屬遙阻於川塗因自疎乎問  
訊幸緣奏最首辱誨言締縲旨之勤拳若清徽之  
晤挹恭惟門下風猷警邁志節清脩文章天分之  
高道義躬行之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勤撫字於  
蒼梧人云挾山超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  
迴銅柱坐覩三年之有成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  
察吏何慚上考以表中朝某脩問未遑荷知最久  
民之攸暨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遄歸計鳴玉  
朝天之甚邇其爲傾企未易喻言

荅郝永嘉啓

伏以控斗口以立都古爲望國擁瀛壖而作令今  
藉名賢弦歌比及乎三年銓序獨高於六察敢勤  
緘問兼况誨言竊稽古治之休明一本道真之作  
用唯微言之寢遠致正學之日疎故事功文學之  
高間推於流輩乃道德性命之術多遜於古人覩  
知言之一書竊斂衽而三歎觀禮於視聽言動旣

勿之後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伊洛所以  
教人至延平而隱頃陳王因而立論遡孔氏以來  
戶喻家傳雖人誇其握壁白芨童習竟罔悟於迷  
津意汲汲以使淳疇冥冥而見曉撫牙弦於流水  
難矣賞音抱卞璞於荆山罕能識寶豈期入耳猥  
來好音恭惟門下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  
浸潤淵源之奧鉤深六秭闕見天人之交坐令德  
澤之深淪於民髓抑亦抒寫之妙直涉聖涯託於  
副墨蓋皆咳吐之餘傳之通都已如金玉之貴某  
獵纓拜賜刮目披文方精神曠眊於京塵俾心目  
開明於理窟中原辟舍敢相屬於橐鞬小草向榮  
幸自同於臭味惟冀鋒車之蚤召庶幾宿霧之盡  
披懇幅之誠喻言莫究

荅張中丞

伏以疏榮上國晉貳中臺以一時禮樂之宗工付  
今日腹心之巨鎮除書誕布輿論攸歸恭惟門下  
卓然名世之材久蘊濟時之略容臺贊法文部典  
銓世傳周澤之風規人服山公之啓事方藉羽儀

於九列俄持節鉞於一方惟河洛之名藩實國家之重地近覩黃河之汎濫遠而赤魃之頻仍瘠滿溝中待拯實同於望雨恩來天上噓枯一旦以回春榮戟遙臨旄倪共悅某欣聞蒞政倍激懽悰梓里相鄰幸夙依于宇蔭和門甫屈辱飛示於緘書氣序漸和拊循多暇冀慎寢養之節行參廊廟之崇僕無任顛仰之至

荅儲鄱陽啓

伏以入覲四門方寵光之休被坐麾百里乃茂最

之已成竊深欣幸之私遽拜誨存之辱雖其厚可  
以敦薄而於禮有如過中恭惟門下器量閎深材  
猶通敏雲烝霧潤赤子爲之歸心雷厲風行老吏  
於焉斂手故其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占美政  
於民謠聯華六察走旌賢之召節比及三年宜膺  
簡注之求莫測飛騰之勢某備員閒局遙仰餘風  
聊同輿誦之言少荅函封之誨其爲感悚莫旣敷  
宣

荅金樂平啓

伏審奉六察以牧民蒞一方而始事教條清簡未  
煩頤指之勞遐邇歡傳已滿口碑之播方仰風猶  
之盛忽承雲翰之臨恭惟門下學術淹通才華博  
達寔為廊廟璠璣之器豈獨東南竹箭之材澹浦  
鄱川雖牛刀之暫試蘭臺薇省計鵬運之非遙豈  
謂誨函猥先散局文詞有斐蔚為桑梓之光禮數  
過優尤匪榛菅之稱感忤之至徒切下懷謹附啓  
以謝不宣

荅程節推啓

伏以稷下聯陰幸託交之已素天中拔跡忻報政  
之有期辱戕翰之遠頒緬風猶而增感恭惟門下  
器資膚碩天韻崇絃學以仕優吏而儒飾溫恭爾  
雅有二南公子之風悃悞無華真兩漢循良之選  
言念東西之警方深廊廟之憂顧惟祥刑可以弭  
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園屏則人自不寃安  
水持平共覩星沈於貫索薇垣振武即看雲接於  
蓬萊某袖手閒曹拭觀美政歲歷三而計吏驚茂

譽之游騰柄有八而詔王冀華塗之必踐其為企  
仰莫究揆裁

荅劉宣城啓

伏以百里分符拭觀治蹟六條最吏鬱有能聲慰  
同籍之前期占司功之上考方忻茂譽遽辱華牋  
恭惟門下文鍾南浦之波瀾氣攬西山之雄秀推  
而為用遂擅一時有聞無聲夙負圭璋顯印之望  
隨施輒效以宣中和樂易之風故於躍然鵬徙之  
初暫為莞爾牛刀之試蓋當世泰方亟民庸此國

家所以課功而主上于焉注意况盧坦之為今  
以善政而得民胡宿之判州能辨疑而著績有如  
美政益副羣瞻聽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  
下某自悵盍簪之未卜喜聞報政之有期所冀工  
歌聽勞還之四牡豈徒使聘荷憶別之雙魚感慰  
之私序言莫既

奉范座師啓

伏審予告歸榮過家上壽詞臣休沐下萬石之里  
門郡守乞言授五更之几杖勝傳遠道驩劇負牆

恭惟門下逢時休明爲國俊乂金薤琳瑯之貴作  
爲文章玉壺風露之清雅推氣韻雖丹青之去尺  
五身到鳳池而白雲之望迢遙心懸鶴髮省覲少  
紆于日月論思暫輟於班聯頃璧津山水之間知  
賀客簪纓之盛地靈人秀有來鸞鶴之繽紛錦席  
高雲坐想魚龍之曼衍芬若干金之酒翩其五色  
之衣問絳縣老人之年遐筭洊增於甲子續益部  
耆舊之傳賢聲彌重於枌榆某等以毛髮絲粟之  
材在權度錙銖之內豕苓雞壘辛勤藥籠之收蟲

臂鼠肝敢忘化鑪之自願介有嚴之眉壽何辭不  
腆之溪毛廣成千二百春直並僊齡於上古汾陽  
二十四考更觀相業於中書祝頌之私揆裁莫旣

荅衛工部啓

伏審言從勝地分治起曹屬祖帳之無何荷書郵  
而爲好恭惟門下風規美邵器韻清醇鑾和隨動  
而有聲琮璧不雕而自貴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  
燕閒通達古今雅已從容於雞橐乃得君重使若  
予工方上簡於舜咨輒遄臨於禹會匪但流錢

地上欲倚重於名郎抑亦攬轡部中俾增華於膚  
使頃學郎弘開於東駕而書帷誤點以下材  
高帝子孫自是殊人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  
於菟園必成溫文恭敬之風使知父子君臣之實  
顧心雖長而力短如功無補而愧多自惟竊勉之  
難敢辱眷勤之况仰銜知與深切佩銘憶王司馬  
昔之巨公暨楊冏卿時之碩士咸自權關而發軔  
旋皆柄政而濟時諒召用之非遙惟襟靈之善嗇  
其餘悃悞未易揆裁

荅譚巡撫送川扇啓

伏審封奄四履播闔澤於閭閻惠重五明分清涼  
於掌握馳書甚寵銜感若何恭惟門下卿高惟月  
之班國有蔽棠之蹟遡其德宇蓋端良溫厚而有  
餘發之忠謨又侃直瑰奇而絕擬帝思南劔之  
最重乃俾元戎而啓行豈獨坤維井絡之民悉歸  
拊定將以龍戶馬人之衆一屬戡夷頃爰新筵之  
上呈不靳餘波之旁及雪楮霜筠巧裁蜀匠金  
泥銀鉸價倍齊紈愧蹇淺之微蹤借榮施而生色



况之便面直披千里以吹噓願廣仁風盡埽一方  
之炎暑其爲嚮往未易揆裁

二

闡制風開廣漢仰使星之重郵書再至條融分卿  
月之輝手握增榮襲藏惟寶恭惟門下麾能制勝  
動則生風精神之折遐衝不愆於素謀略之愴勅  
敵克壯其猶故能傳檄而定久驕之夷不假折箠  
而振方張之業三巴二水久勒茂功五明九華顧  
來新貺湘筠破玉得披掌上之清涼蜀繭飛霜何

憚人間之酷暑其爲感佩未易揆裁

三

伏以融精一播莫辭炎熾於鑪錘華貺三施又布  
清涼於掌握銜私自遠翹首爲勞恭惟門下諤諤  
士之楷模堂堂朝之柱石一從開府久蒞華陽文  
翁興齊魯之風廉范詠衿襦之政叱馭而忠臣著  
選材而樂職揚蓋盡揜於前規計卽承乎新眷  
乃若同心之什襲奚啻異代之九華光分赤野之  
精色映鬱金之瑩班姬麗之明月王融以書飛雲

顧遙錫於三川得奉揚於千里蒲葵增價自慙安  
石之高標白羽揮軍尚憶孔明之遠略其爲感頌  
未易揆裁

荅張內黃求學記啓

伏以五載於茲不造下風之請三輔以內忻聞首  
善之規矧賤翰之先施緬風猶而增感竊惟學政  
實繫化源顧於斯道寂寥希濶之中孰有古人扶  
持興起之力下之僅以急期會簿書之末上之不  
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乃以衮衮臺省之儔獨塵青

青衿佩之慮居然盛舉未易名言恭惟門下才足  
濟時學能稽古旣据師儒之上以繫民心尚資經  
術之餘而飾吏治思激昂於俊造特締構乎宮牆  
庠序改觀閭閻動色宜有泮水采藻采芹之什以  
頌魯侯允文允武之功如僕挈餅僅供覆瓿勒諸  
貞石竟何補於後人藏之名山徒負慙於作者勤  
多儀於幣帛形妙語於篇章固知草木之味同奚  
啻粉榆之誼厚其爲感悚莫盡揆裁

請新狀元啓

南宮薦士覩天府之先登上席邀賓喜故人之盈  
座秩初筵之俎豆侈盛事於鄉閭恭惟門下天韻  
沈雄器姿凝重學優而瞻抽揚大問之數條意婉  
且忠彷彿清衷之獨契月旦夙推其文學聲名果  
壓於英髦價彌重於鳳池會可徵於燕賀特涓廿  
一之吉日敬偕三五之同心繼莘野以升歌比櫻  
桃而開宴名先鴈塔佇觀他日之朱書花滿杏園  
共醉一時之紅雪其爲顒望莫旣揆裁

乞致仕啓

竊以任人期於適用陳力止於不能苟疹疾之游  
增業馳驅之難效豈宜塵冒以曠官常職賦才粗  
疎爲性拙直講讀儒臣之常也而獻納過當校閱  
文字之末也而品藻不明自投罟獲之危機幸賴  
乾坤之再造尚曲憐於舊物俾勉佐乎方州端委  
臨民其榮自在枕戈禦寇寄亦非輕倘可竭其涓  
埃敢少分於中外第蕭然暮齒櫻以沈疴老以困  
而益衰力不前而難強况狗馬之念唯日系於蓋  
帷而鳧雁之蹤又無關於多少冀自安於私義輒

仰乞於殘骸伏望矜其至情賜之轉達庶蒙茸朽  
質獲安環堵之居卽祿隱殊方均沐清朝之澤其  
爲感幸未易揆裁

荅錢知州啓

門下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魯諸儒之稽古以飾政  
刑漢循吏之近民寔原經術豈謂高風之獨厲過  
憐遷客之難前曲賜拊存遠頒教札伏念某昧於  
量已失在信書志徒切於憂時事浸成於忤物乃  
以孤危之跡致煩朋黨之攻罪重罰輕猶曲回於

上意磨鉛策蹇俾仰佐於名邦自揣分涯已爲踰  
越况與小民相從事本屬素懷而奉君子以周旋  
尤爲上願顧沈寔浸劇龜勉莫能敗種焦牙歎吹  
噓之靡及駑駘下駟縱剪拂以何施輒以微誠布  
之別楮伏望察其心樂於退藏本無矯飾閔其力  
難於勉強蓋迫衰殘宥此冒干俯從私願物還其  
分庶少獲於安全心匪無知詎敢忘於銜結自此  
以往莫知所言

荅歐陽氏婚啓

所賞齋 卷之十  
執友無堪久慙倚玉連姻有約忽冒采葑薄材積  
愧於仰高盛禮首勤於削牘縉百年之永好寔二  
姓之夙緣恭惟門下凝然人海之標藉甚士林之  
望筆精墨妙擅徐景山之風流玉友金昆有陳元  
方之雍穆矧遙遙之華胄本赫赫之巨公參韓范  
富之勛名軼韓柳蘇之詞學必有亢宗之英物以  
還華國之舊觀豈主器之長男乃問名於弱息賁  
之儀物申以醪牽鬱鬱書香欲借餘芬之播暉暉  
玉潤更增朽質之光某荷肇講於新盟當彌敦於  
雅契匪報爲好雖自乏乎雙南拜命之嘉願珍藏  
於十襲其爲欣抃未易揆裁

荅龔按院送校士錄啓

伏審奉符行部馳傳遵塗顧此閭閻已稔風聲而  
胥服有如衿佩亦依雲蔭以自新愧馳問之未能  
荷良書之遠及恭惟門下清標嶽峙與學淵洄鶚  
立臺端議論動關乎大節鳳儀詞苑文章無讓於  
昔人凜然形蹇諤之風藉甚得中和之譽頃以澄  
清之餘刃運其興起之妙機鼓舞羣才俄頃悉霑

乎春雨銓衡衆秬重輕不謬於秋毫迨窺入穀之  
詞英幾欲相傳而紙貴揭聲華於白日開塗轍於  
青雲豈徒回軋茁之奇陶鎔文體實以冀棟梁之  
出匠石國材某晚接緒言早欽夙望掄文銀管已  
幸觀北海之端接武 金鑾卽覩遙西清之席其  
餘瞻向莫旣揆裁

賀王殿學生日啓

伏以五百年之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  
秋願上大年之祝門屏交慶朝野歸心恭惟閣下

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 主上諒其  
至公血誠海內推爲巨人長者爲蒼生而起勉酬  
作雨之求從赤松以遊遽抗浮雲之志心雖游於  
澹泊身寔佩乎安危九夷八蠻想整頓乾坤之手  
青天白日鑒扶持社稷之心駿功長勒於鼎彛鶴  
算定絲於箕翼坐閱熙明之盛事益垂平格之令  
名周拜前魯拜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帝尹格  
天續堯舜君民之業永隆國壽共對天休某樗櫟  
散材門墻末品方 一人修三老之問肇舉上儀

慶八荒轉一氣之鈞爰陳善頌其爲傾嚮未易揆  
裁

賀申殿學生日啓

伏審寵辭上宰歸榮故鄉當俯月之嘉辰舉懸弧  
之勝會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襲  
壽豈之祥在於庇休孰不慶抃恭惟閣下元精發  
秀冲氣鍾和早射策於楓宸薦升華於袞路清規  
亮節應五百歲之聖時緯武經文垂十四年之相  
業片語定羣疑之可否一身繫四海之安危建辭

寵利以弗居彌覺身名之俱泰頃始開於七袞寔  
豫兆於千齡輕霞迅商會現老人於南極觀濤作  
賦更同交友於中秋揮漢殿之金笑對謝庭之  
玉在前輩或難於兼美惟哲人適得其全昌斯爲  
地上之仙奚啻山中之相宜永延於椿算期再踐  
於槐庭恢張未竟之經綸揚厲無前之事業躋斯  
世於仁壽致吾君於唐虞某樗櫟散材門闌舊  
物餅壘量溢愧久負於吹噓橐籥恩深詎敢忘於  
荷戴敬托魚書之咫尺稍抒燕賀之悃誠欣躍之

所賞齋  
卷之一  
懷揆裁莫盡

荅朱日照啓

解綬投閒久愜歸田之願分符出牧忻聞布政之  
新遽期千里之遙乃拜一函之辱恭惟門下性資  
端亮才力恢闕粵海溼之遐方被仁風之廣播餘  
膏所燭共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  
草木變霜來之色閭閻回日域之春暫弭節於花  
封旋疏恩於芝檢某衰遲無狀向往則勤況門下  
屈臨百里之間寔部中受賜一人之數擬馳書而

未敢荷華問以相先蓬轉萍浮莫克敬恭於桑梓  
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風謠感慰之私揆裁莫旣

荅王當塗生日啓

劬勞莫報尚敢憶於弧懸恩紀頻繁顧重勤平臺  
餽申之嘉幣建以好音自顧庸虛祗深慙感恭惟  
門下英規玉立麗藻瓊敷旣愷悌以宜民更儒雅  
而飾吏風譽夙高於薊北中和久布於圻南念此  
衰蹤亦部內一人之數特推餘潤及河濱九里之  
間煩重蠶而錫之儀借雙魚以華其老某猥承流



所賞齋 卷之一  
問祇服寵光廢弟子蓼莪之篇方增涕淚誦名伯  
甘棠之詠倍切歸依存撫所加感藏莫旣

荅邵都諫請會講齊雲巖啓

伏以多病蚤衰方穩一山之臥緘書遠至俾塵重  
席之餘拜命則嘉捫心知愧竊惟學之不講雖先  
聖以爲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意矧聯六邑之  
衿佩每歷一歲而周旋能守其道待後學之嗣興  
必居是邦有大夫之賢者恭惟門下言爲著蔡名  
重珪璋置之白玉堂詞足以鼓天下之動升於青

瑣闥學足以格君心之非猶推餘力於巖居川觀  
之時欲振斯文於聖遠言湮之日特招謏劣俾與  
討論某未窺聖道之藩籬徒識古人之糟粕念昔  
並遊於英俊頗嘗杼思於道真嗟識見之甚卑復  
仰鑽之不力今將窮黃山白嶽之勝且以奉巨公  
長者之談庶幾精進於前時兼以激揚乎後進儻  
稍禪於大道冀仰荅乎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一

上梁文  
帳詞

天臺先生講堂上梁文

伏以石城右界籠阜中經誕惟瞽宗之祠雅稱仙  
靈之宅嗣恢堂構益廣淵源我天臺夫子以龍  
德而作人擁臯比而論道化雨均霑乎遠近仁風  
丕振於東南一時之俎豆方新多士之儀刑具在  
乃眷真遊之館載營聚講之宮賴二三子之同心  
成百千年之勝事茂林修竹爲不斷之藩垣綠樹

青山作自然之丹雘匪但趨庭而起敬庶幾居肆  
而事成勝據一方幸舉目而瞻太山喬木之象垂  
之異世將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成都亦有講  
堂覺文翁之非偶月巖豈無精舍軼周子以爭先  
知吾道之將興樂修梁之肇舉願相索綯之力聊  
賡擊壤之歌

拋梁東英才濟濟盡併幪雨化神龍方出海雲開  
杲日正當空

拋梁南碧瓦朱甍霄漢參賢人上感星文聚俊士

潛從月窟探

拋梁西垂垂槐柳蔭青溪會得涓涓原不舍始知

滄海卽泮蹄

拋梁北數仞宮牆攀不得百官宗廟美趨踰山靈  
自此增新色

拋梁上青霄萬里無遮障不用冥心樂考槃用之  
抗手爲卿相

拋梁下不比雲亭兼月榭居然一室坐春風頓令  
萬古回長夜

伏願上梁之後廟貌嚴而神心喜師道立而善人多聞風者持一瓣之香而來得意者分半炬之燈而去無邪無曲洞開方寸之重門後覺後知盡被萬間之廣厦皇風鼓鬯道脉光亨

送陸都閫帳詞

并序

伏以承顏維舊並京輦之履絢受命方新秉海邦之節鉞雖甲兵之問久徹警於九重而帷幄之籌自折衝於千里風行邊瑣喜動簪紳恭惟大都閫陸公材闔天賦望峻地高以鵠峙鸞翔之學而錫

魏科固已冠韋布奪標之選以龍驤虎視之姿而應期運尤足壯樞機決勝之謀幾沉三畧六韜望重萬鈞九鼎方便蕃於寵渥宜馳騁乎事功擒巨寇於孟河勛名早兆徵漕艘於京國料理時勤殲大河之倭奴弭昌國之鹽盜既使錢流於地上復消兵弄於潢中威嚴素著於真州號令一新乎禁旅精明旗幟手麾玉帳之萬兵鎮壓江山身作金城之千里因比閭無吠犬之警知在山有猛獸之栖居中可寢謀於淮南捍外尚何憂於江左乃重

戶賞齋 卷之十一 三  
劉河之託益隆遊擊之權豈眷顧周行見大夫無  
可使者遂儀圖宿望一敵國爲之隱然不妨玉節  
之遙臨敬覩金甌之有命虜在目久矣繼今新  
禦侮之功吾以馬上治之會見措攘夷之策磔鼠  
輩而尸諸市智略縱橫肅佩犢而畀之畀規模清  
簡顧我難借寇之舉徒臨行贈繞朝之鞭悵大旆  
之遄征秩初筵以爲餞珠簾捲暮繡幄圍春衰柳  
垂垂寄無邊之別恨長江袞袞泛不盡之恩波某  
等喜交一代之偉人幸接九河之雄辯激昂懦氣

俯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油幕曾同執筆草  
破賊之檄書欲寬分袂之懷敢作攀轅之語詞曰  
釃酒江干同一笑幾行旌旆翩翩將軍幾見一臨  
邊瑀弓青雀尾錦帽碧油前莫用臨行同惜別功  
名不爲情牽欲看戈騎鬱相連凱歌歸玉帳重聽

聖朝宣

臨江仙

送大都督侯公總戎兩浙帳詞

并序

伏以詔下法官寵分帥闡地肺帶江山之勝人方  
重于中樞天目崇筦鑰之司 帝又煩於外補禮

隆推轂情切攀轅恭惟大總戎侯公問下氣槩沈  
雄機謀明決好時經武實能畫而能兵營平奏章  
幾立功而立論勲伐高于羣辟聲名動乎一時始  
蒞吳淞之兵繼總京營之旅櫜戟迴翔于瘴嶺風  
猷彈壓乎狼山遐邇相安封疆荐歷屢臨鉞鎮借  
六纛以蕃宣一踐斗樞轄五兵於宥密信臣精卒  
允資拱扈之親虎踞龍蟠克壯金湯之勢兵車震  
疊草木光華睠兩浙之要衝寔一方之鉅鎮疆連  
甌越外如脣齒之相依地接京畿內欲腹心之無

恙有嚴有翼復紀律于舊圖維屏維藩峙屯營于  
東道悍俗方更而未固驕兵甫輯而猶疑非資已  
試之良曷飭不虞之備兵事不由中御合淝河左  
海而格師戎乘以先啓行徙豹尾鸞旗而建節千  
里聽和門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某等久託門墻  
親承警欵窮年吹律已令枯卉之生春三載播鈞  
會使頑金之成器何依仁之有幸乃沐德而倏違  
聊寄謳吟用明沾戀詞曰江海渺無際一舸駕長  
虹等閒倚檻舒嘯輕浪舞迴風揮手高城四望雲

裏白門烏榜功業更誰同  
疊鼓開清曉千騎引雕  
弓武林外西湖上瑞烟濃  
平生豪氣飛動談笑淨  
胡戎今日樽前貔虎欲定天山無處一箭落高鴻  
歸夢未應久麟閣待非熊

水調歌頭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二

書

荅耿師

差人到得領教尺爲慰承論學術至今貿亂已極  
以某觀之非學術之貿亂大抵志不真識不高也  
蓋其合下講學時原非必爲聖人之心非真求盡  
性至命之心祇蘄一知半解苟以得意於榮利之  
塗稱雄於愚不肖之林已耳猝遇一二明者扣以  
安身立命一着輒展轉支吾莫知置對此時能返

照回光更思出路豈非大丈夫哉乃中懷疑沮外  
示剛愎其剛愎也適以爲拒善之藩其疑阻則懵  
懵終身而不之釋豈不悲哉某所謂盡性至命非  
舍下學而妄意上達也學期於上達譬掘井期於  
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何爲性命之不知學將安  
用今之談學者偃然自命爲知性矣然非實能知  
也中能無疑乎未能無疑也而強以欺人愚不肖  
可欺也賢智者可欺乎已之心可欺乎彼其以多  
欲之心假道於無礙之語而不知其不可假也某

請有以詰之爲惡無礙也爲善獨有礙乎爲善懼  
有着心也爲惡不懼有着心乎以彼所託意出禪  
宗顧禪宗無是也內典云無我無作無受者善惡  
之業亦不亡無作無受者言於有爲之中識無爲  
之本體云耳未嘗謂惡可爲善可去也又云善能  
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言分別之中本無  
動搖云耳未嘗謂善與惡漫然無別也是無我無  
作無受也是不動之第一義也乃孔門空空之宗  
也乃子思未發之中無聲無臭之天載也爲之徒



者既不能契其妙詮而反拾他人餘唾以文其謬  
柰之何哉孟子論暴行必先邪說邪說所以濟暴  
行邪說不熾暴行不行也然則非身擅倫物之矩  
無以挽暴行之流非心徹性命之原無以關邪說  
之口舍吾師其奚望哉薛鴻臚傳至譯異編領悉  
人還甚迫信筆作此冀更有以教之幸甚

又荅耿師

士龍迺至手書知拳拳以人惑於異學爲憂某竊  
謂非惑於異學之憂無真爲性命之志之憂也學

者誠知性命之爲切則直求知性而後已豈其以  
琴瑟議論爲短長第乘人而鬪其捷哉佛雖晚出  
其旨與堯舜周孔無以異者其大都儒書具之矣  
所言本來無物者卽中庸未發之中之意也未發  
云者非撥去喜怒哀樂而後爲未發也當喜怒無  
喜怒哀樂無哀樂之謂也故孔子論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於憧憧往來之中  
而直指何思何慮之體此非佛法何以當之顧學  
者不察而猥以微言奧理獨歸之梵學是可歎也

近世談學者既不足以知此卽吾師所舉學佛數  
公皆未能稍窺其藩况其他乎潘生行草草附此  
何時合并乃究此懷臨風不任耿耿

荅耿師

昨姜司寇公迺至手札并錄伯淳先生語見示知  
吾師爲學者慮至深也某之寡昧何足與議於此  
敢私布之以求正伯淳宋儒之巨擘也然其學去  
孔孟則遠矣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獨其言  
約旨微未盡闡晰世之學者又束縛於注疏玩狎

於口耳不能驟通其意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  
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  
卽孔孟之義疏也而又何病焉伯淳斥佛其言雖  
多大抵謂出離生歿爲利心夫生歿者所謂生滅  
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  
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已以出離生  
歿爲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  
利心則卽生滅而證真如乃吾曹所當亟求者從  
而斥之可乎然止非程氏殄滅消煞之云也良其

背非無身也而不獲其身行其庭非無人也而不見其人不捐事以爲空事卽空不滅情以求性情卽性此梵學之妙孔學之妙也總之非梵學之妙孔學之妙而吾心性之妙也此卽謂之玄機而舍帖身無玄機此卽謂之微旨而舍就事無微旨恐不必會之而爲一亦欲二之而不能矣若所言殄滅消煞之云則二乘之斷見而佛之所訶也豈佛咎哉伯淳人品雖高其所得者猶存意地乃欲以生滅之見纏測淨明之性海難以冀矣學者誠有志於道竊以爲儒釋之短長可置勿論而第反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謂之梵學可也謂之孔孟之學可也卽謂非梵學非孔孟學而自爲一家之學亦可也蓋謀道如謀食藉令爲真飽卽人目其餒而吾腹則果然矣不然終日論人之品味而未或一啻其蔽不至枵腹立斃者幾希譯異編語錄其二冊悉有鄙見箋注其上并往請教然不可以語他人唯吾師可也

答陳景湖

都門得一瞻奉恨不能少相周旋以奉緒論爲快  
快耳承損手書訊以所疑僕何足以與此顧來問  
不敢虛也輒以億對惟吾丈察之吾人應事雖屬  
勞紘乃其樞紐之者却是一物所謂隨事體驗云  
者于紛紘中識取此一物而已得此入手如馬有  
銜勒卽縱橫千里無不如意此顏子之所謂禮也  
顏子工夫只是復禮能約於禮則視聽言動頭頭  
是道奚繁且勞之慮焉原憲不識源頭却於支派  
求之用力愈勤去之愈遠與之楚而北轅何異蓋  
道近而人自遠之道易而人自難之故耳何者人  
之在道如魚之在水疑生智隔乃覺其離苟破疑  
城卽登彼岸非無疑之外更有彼岸可登也幸丈  
悉銳堅城之下畢力攻之語云一蔽旣徹羣疑盡  
亡到此方爲真覺悟之人與對塔說相輪者不同  
矣復所先生方相朝夕自能爲丈悉之亦不俟喋  
喋也信筆無次統惟垂照不備

荅錢侍御

辱手尺拳拳所以開發不敏者甚悉可勝感慰狂

猥鄉愿之論正世道人心之關鍵然甚難言也鄉  
愿之賊德非孔孟具眼不能識之至近世所推以  
爲中行者皆其支裔耳狂猥襟期正與相反只真  
僞二言足以定之大氏中行其猶龍乎狂猶鳳猥  
猶虎其卓犖俊偉皆任道之器至於鄉愿者狐也  
狐肖人之形不能辨其狐而反爲所惑至一逢狂  
猥衆口嗷嗷必力排之而後已世人之無識良可  
悲也夫君子貴自信而已苟有狂猥之一節卽爲  
孔孟所印可矣卽庸流排沮之何傷哉雖然中行

狂猥器足以任道故孔孟思之而非與其竟於此  
也中行如顏子一間未達者也達之則聖矣狂之  
高明猥之介特視世俗之稱譏利害不啻鴟雛之  
於腐鼠而何足以入其靈臺耶此等人物日仰鑽  
于斯其覺悟而之中庸也何難故僕尤望足下無  
以踽踽涼涼自安而更進於大成也宋儒如周元  
公程伯子邵堯夫陸子靜諸公皆於道有得僕所  
深服至伊川晦庵之學不從性宗悟入而以依倣  
形似爲工則未得孔孟爲之依歸故耳藉令學者

不知學之宗趣而以此爲法竊恐其入於鄉愿而不自知也儒釋之辨尤今日一大公案僕非左袒釋氏者但以學者不究明已事日焚焚二氏之辯所謂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故一爲曉之耳異日者足下一到彼岸自能知其指歸亦非筆舌所能罄也未聞惟努力自愛不盡

荅耿師

南都寄至老師學象一書手之幾日未能暫釋復承惠教易測不任歎服久聞易學一派流傳蜀中

頃爲纂脩事盡緡石渠之藏中以易數著書者不啻數十家大抵蜀產也言人人殊未易卒解某舊所服膺者慈湖先生已易耳讀老師書反求諸心不以卦爻求易甚矣吾師之類於慈湖先生也未段言 聖祖佛理精深而以程朱立教意雖甚妙却成兩截語矣柳子有云舍禮不可以言儒舍戒不可以言佛蓋已克矣斯視聽言動靡不中禮心空矣斯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世之談無礙禪者則小人而無忌憚者耳奚足與于此哉然

老師憂世之心某則深領之矣李君還適冗劇之甚草草作報不能詳細便風不惜時惠德音爲望臨楮神往

荅友人問

問論語開卷首言學而次章卽引有子孝弟爲仁之本則知學者學爲仁也仁道多端必自孝弟始子夏謂誠于盡倫爲已學是矣先儒謂其流必至於廢學則四者顧不得謂學與他日又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夫吾人自少至老

莫非學也仕乃學中之一事而謂優而仕優而學何也豈仕自仕而學自學耶抑所謂學者別有指耶若是與孔子之所謂學同耶否耶

自古獨提學之一字以示人寔始孔子而學也者所以學爲仁也編論語者首言學而卽次以孝弟爲仁之本意可見已然仁爲人之所自有非其旣失之而復得之與其旣壞之而復脩之之謂也故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默色笑仁也而就其中之最切而易知者無如孝弟故獨指而示

之令其一覺悟間而仁道卽此而在此豈待有所脩爲積累而得哉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學者覺也此之謂也知孝弟之爲仁則無往而非仁可知矣知無往而非仁則無往而非學可知矣而如賢賢也竭力致身也信也獨可以未學言哉其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特抑揚之以致其決乃遣詞之法如此而儒者不知遂謂其流至於廢學是蓋謬以行之不著者當夫倫而又謬以記誦詞章者當夫學也豈理也哉子夏見當時之人有

判仕學爲二者故語之曰仕而優卽爲學不必離仕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不必離學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也蓋子夏本欲合之而爲一而解者反岐之而爲二明乎非西河之意矣若此者皆由後世學之一字體認不真遂至支離如此信如其說則子夏之文學當爲景差宋玉之流而不可與顏閔齊稱竝軌矣然則博學於文何能約之以歸於禮而博學詳說初非爲反約設也豈不悖哉



問良知一語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陽明先生指良知爲聖學之要是矣却謂由讀佛書而後悟夫佛書雖與妙豈能精于孔孟之學陽明必由佛書而後悟何也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歸之孝弟又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等明白簡易佛氏卽心卽佛雖甚捷徑然屏棄物理滅絕人倫與孟氏之說何啻天淵何陽明竟由此悟入耶試使西方聖人而主世教果能平治天下否陽明先生固治世之學也乃其說云云何也

孔孟之學至宋儒而晦蓋自伊川元晦誤解格物致知至使學者盡其精力旁搜物理而於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講陽明先生始倡良知二字示學者反求諸身可謂大有功矣夫良知卽前之所謂覺與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此良知也呼而與之不受是行道有此良知也蹴而與之不屑是乞人亦有此良知也此豈待於外索哉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皆可

以爲堯舜在孝弟而孝弟在徐行後長天下有不  
能徐行後長者乎則無不能爲堯舜可知已卽孝  
弟卽堯舜與卽心卽佛本非二說蓋人心一物而  
仁也良知也孝弟也則皆其名耳誠因其名以造  
其實則知所謂良知則知舍人倫物理無復有所  
謂良知卽欲屏而絕之豈可得哉此理儒書具之  
特學者爲註疏所惑溺不得其真而釋氏直指人  
心無儒者支離纏繞之病故陽明偶於此得力推  
之儒書始知其理斷斷乎非後儒之所講解者張

商英云吾學佛而後知儒亦猶此也人之不能治  
世者只爲此心未得其理故私意糾紛觸途成窒  
苟得於心矣雖無意求治天下而本立道生理所  
必然所謂正其本萬事理也藉令悟于心而不可  
治天下則治天下果何以而良知爲無用之物矣  
孔子耳順悟意於滄浪孟子引言不遺於陽貨聖  
賢之心空洞無物何善不取而何必過爲分別乎  
佛氏有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未嘗屏物理也以淨  
飯王爲父以羅睺羅爲子未嘗滅人倫也若學之

所賞齋 卷十二  
者如二乘斷滅之見則其徒往往有之非釋迦之罪也

問聖門之學莫先求仁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取書痿痺不仁爲譬極爲親切但此言真體耳至下手用功處莫要于克復敬恕姑以克復論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強制耳回也三月不違仁直勿視勿聽而已耶其餘日月至焉抑勿視勿聽矣而又有能視能聽者在耶易曰敬以直內否耶

仁者一名孝弟一名良知一名禮禮也者體也天則也是禮也能視聽能言動能孝弟能賢賢能事君能交友可以爲堯舜可以通天地可以育萬物人人具足人人渾成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乃其體自如是非我強與之一也學者不知目之自視又爲視以視之不知耳之自聽又爲聽以聽

之不知口之自言身之自動又爲言動以言動之此所謂已也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率于已則知識耳矣意必固我耳矣何天則之能順乎孔子示顏子以克已正於此處一刀兩斷當體消融則已克已克而禮自復矣蓋孔顏之學只是禮之爲體認得精認得既精則真禮在我一有非禮之禮自無所容留參雜於其間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謂三月不違仁所謂約我以禮皆指此而言故曰顏氏之子其始庶幾乎幾者動

之微言其微動於意見卽能知之能克之也若待著見於聲色浸淫於尤悔而後徐爲之計非但措手不及卽果如其說亦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者耳何以爲不遠復何以爲知幾也哉來諭云非中先有主而徒求之四勿亦強制耳是也但所謂主者乃其體之固然而非我有以主之苟我有以主之程子所謂是以敬直內非敬以直內也知直內則方外可知此正毫釐千里之辨所當精意以擇之者也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正言心無存亡無出入無方所乃心體之妙如此非貴操而賤舍也此於視聽言動間一默而識之當自得矣

問陽明先生謂養德養身直是一事則知立命之學亦修性者所不遺也以致今之士大夫耽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二氏之學果能不滅且長生耶夫子曰仁者壽曾子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曰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盎于背此有中形外之

實理非無徵不信之談也士大夫顧舍此而求彼何也又有取佛氏之定以澄心資老氏之息以止慮必欲將神明不測之體束縛之若牛羊然此于身果何補耶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虛偽惟有操心是要機然則心果如何而操耶

來論云耽寂者謂佛氏之空足以不滅談玄者謂老氏之虛足以長生夫既空矣則不滅者何寄既虛矣則長生者何物蓋二氏原無此說而傳之者之謬也昔人云黃老悲世人貪着故以長生之說

漸次引之入道知黃老則知佛矣蓋佛因人之怖  
死也故以出離生死引之既聞道則知我本無死  
老因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久視引之既聞道則  
知我自長生初非以軀殼論也觀老子曰死而不  
亡曰壽亦可見已人之性體自定自息大學之知  
止易之艮正論此理非強制其心之謂也不然既  
爲神明不測之物則豈人力所能束縛之而苟其  
爲束而縛之則亦不可言定不可言息矣此皆忻  
厭之妄情揣摩之億說而豈足爲知性者道哉孟

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曰  
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誠知性命  
則聲臭且無何壽天之可言乎天壽既無何貳之  
可言乎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聖人無死地故  
可以死也此謂之立命而豈區區徇生執有者倫  
哉雖然世人謂養生不可無物也故騁無益之求  
謂有身不可不愛也故營分表之事不知厚其生  
而生愈傷養其身而身愈病耳然則聖人之盡性  
至命卽謂之養生之要訣可也豈故遺其生哉

荅友人問

王伯安言佛氏言無吾儒豈能加箇有且以出離生歿爲念則於無上不免加少意所以與吾聖人異曰出離者人法俱空能所雙遣何以言加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言出離生歿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脩玄玄脩旣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歿乃學佛佛慧旣成卽知我本無歿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歿爲利心豈其絕無生

歿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歿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生歿終不能不爲歿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趨生歿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歿脅持人也

周茂叔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如何曰此言是也學者苟能知艮卦何須佛典苟能知自性又何須艮卦

程伯淳言釋氏說道如以管窺天祇是直上去如

何曰否道無上下

伯淳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然後以爲道然畢竟消煞不得如何曰安得此言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正佛之所訶也

伯淳言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如何曰覺無內外

伯淳言佛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達豈有是也曰離下學無上達佛說種種方便皆爲未悟者設法此下學也從此得悟卽名上達學而求達卽

掘井之求及泉也泉之弗及掘井奚爲道之弗達學將安用

伯淳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曰真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盡心知性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是也存心養性所謂其次莊敬以持養之是也卽伯淳之言可以相證然釋氏亦有係任之說是否曰古德不云乎一翳在眼空華亂墜

伯淳言傳燈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不然何以削



髮胡服而終曰削髮胡服此異國土風文中子所云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者也然安知彼笑軒車冠冕不若我之笑削髮胡服者耶故老聃至西戎而效狹言禹入鯀國忻然而解裳局曲之人蓋不可道此

伯淳言佛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如何曰學不能開物成務則神化何爲乎伯淳嘗見寺僧趨進甚恭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又曰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則非不知此理而必爲分異如是皆慕攻異端之名而失之者也不知天下一家而顧過糴曲防自處於偏狹固執之習蓋世儒牽於名而不造其實往往然矣乃以自私自利譏釋氏何其不自反也

伯淳言釋氏之學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於跡上攻之如何曰伯淳唯未究佛乘故其掊擊之言率揣摩而不得其當大似聽訟者兩造未具而臆決其是非臆證未形而懸擬其罪案誰則服之爲士師者謂宜平

反其獄以爲古今之一快不當隨俗爾耳也

與友人論文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  
宵與事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  
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  
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  
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構  
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  
子無論已卽莊老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

空言哉莊老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  
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  
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  
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  
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  
方朔吾丘壽王譎諫之文也而宗楚詞董仲舒匡  
衡揚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  
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  
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稱焉唐之文

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澌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邪德邪事功邪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饗非獨實不中窾乃其中疑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詞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塗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蜜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

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歿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充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斯不謂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以炫盲者之觀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綈縮之不若今之敝何以異此以一

二陋者爲之不足怪也乃悉羣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况苟以冀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塗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於此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二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三

書

荅耿學憲

久不聞動定懷企爲勞使來審起居佳勝爲慰濂洛關閩古方鄒魯今八閩先哲遺風必有存者得兄振鐸其間收效弘矣吾師弭節敝鄉時都人士日受益而不知今去之廿年士知向方鄉有美俗誰之力也第嘗謂賢者之賢不若薦賢者之賢薦賢者之賢不如成賢者之賢始非虛語惟兄勉之

令先後作八之功一歸耿氏豈不勝哉第年往志盡乃叨一第亦何足道然吾兄期望之厚亦不敢不求勉副百一也冗中撥忙作此尚圖嗣布不宣

與日照宗人

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宦遊留金陵二百餘載矣德靖間飢疫相仍一門凋謝祇餘吾父騎都尉一人耳此時童穉孤立不能遠省丘墓南北阻絕以至于今每一念之未嘗不流汗沾衣也某自髫年發憤向學豈第爲世俗梯榮計寔吾父督教甚嚴

不忍息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魏科清秩夢想不到一旦得之皆我先世祖宗之積德我父母之教督非某一人力也登第以來竊念我賢宗遠在海隅實一氣而分恨初仕薄力未能相顧心寔愧之乃承我宗兄不遠數千里視我薊門感甚愧甚兒輩以九月初方到欲遣之一上先人丘壠少展積懷而勢有不能先令家僮代申此意府縣坊銀到日卽儘數置祭田一處所入田租以供歲祀餘察兄弟之甚貧者量周之俟後有力陸續

增置爲經久計鄙意亦漸爲歸老之地耳望裁酌  
見示餘情縷縷小僮自能口之不及一二

荅蔡崑石

蘭居丈至接手尺具感垂念之厚且聞進脩甚力  
本地風光日有下落浣慰如何古云爲道日損損  
有兩端損事障易損理障難也人性湛然本無一  
物不知者至多其意識以鄙之鄙去而性自若非  
能有增也昨一友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乃日求  
聖解而凡情不盡將柰何僕語之曰子語非不佳

第所指凡情不同耳其人固問僕曰卽聖解是也  
丈謂此言如何南北書郵易通幸時時教我不盡

荅陳京兆

承不鄙以書尺寵之且佳刻種種如觸目琳瑯應  
接不暇何其盛也感慰感慰東南荒儉自昔所未  
有入春種蒔以時雨雪應候疲甿有更生之望矣  
非明公焦勞潛感天意未必轉歉爲豐易危以樂  
如此之速也金陵六代遺蹟班班可攷又 高皇  
帝之豐芑在焉江山文物若有司掌故皆孟堅平

子賦材也明公馮軾遊其間一抽豪而揚挖之豈獨三都二京不能擅美亦可以明昭代之懿垂示來茲矣明公儻亦有意乎使還裁書叙謝屬冗劇略無倫次統惟崇炤幸甚

荅馬杞縣

頃再奉尺一拳拳唯學道是念世之巨公才士知及此者鮮矣何幸於桑梓之鄉得覩吾丈也着衣喫飯卽本來面孔本未嘗迷亦不俟覓了此則真詮吏牘何異何同丈云愚人忘已之頭別尋首領者已自道破其云云者無亦冀引未悟者而偕之大道耳劉布衣還草草布復布衣有蘊藉而時流不能得之牝牡驪黃外荷吾丈善調護之敢代爲謝諸唯爲道自重不備

與張兵部

京邸得奉色笑馳仰之懷若可暫慰而干旌復南指矣矯首莫雲可勝苑結醜虜跳梁國本未定言者焚焚頃幸升儲有期戎馬漸遁顧當事者拮据則已甚矣南中宦遊在圖畫間真成吏隱幸時以

一觴一詠消之勿成當面錯過也家兄淺薄蒙庇  
得稍稍遷轉坐川塗相間未卽稱謝意極愧之惟  
垂亮幸甚餘不盡

與柯學臺

僕跼伏衡門日寡梯接癸酉秋明公首舉上京得  
其制義讀之如鳳采星華私心歎服因講聞明公  
之爲人尋知自循良爲執法蓋所至有錚錚聲焉  
客歲濫竽一第幸從薦紳大夫遊此奉顏承教之  
會也乃明公以督學載簡書而南矣跂望允塵彌

增延結頃家僮來知明公垂念眇末樹楔展禮綢  
繆備至且感且愧不自知所以堪之也東南士習  
利敝歲以彌甚詭僻者獵異而罕闕其原凌跨者  
妒前而不顧其禮託籍冀進倩人飾醜者在所而  
是而又者利鮮恥之罔羽翼之非名世大賢執化  
標清倖竇杜絕巧僞之端靡能返也而適得明公  
非東南之厚幸乎僕爲弟子員時士迷沿瞽襲羣  
蟻慕羶徒利祿識耳迨耿先生振鐸於茲士心霍  
然如醒得解乃知覺性之固存冥冥之可旦也而



非明公其疇能踵之蔣廷評行草草附言一鳴謝  
悃且感明公風義巋然而幸鄉人之首被之也不  
覺翫縷如此惟崇炤幸甚

荅顧中丞

曩僕於管登之所習明公高誼知其倜儻扶義人  
也心竊嚮往之尋宏甫歸自滇雲問所游從則首  
舉以對知明公非獨才豪一世蓋有超超玄著之  
風焉計異日者世出世事業嶽峙淵深合爲一人  
者必明公也今明公之勒彝鼎銘旂常者果踔絕

一時較兩公之言真成左券矣蓋僕嘗歎相知之  
難有同室不知而千里之遠知之者亦有同時不  
知而千百世之後知之者乃僕卽未承謦欬之音  
于明公則敢謂知之者也顧不識眇末亦有當於  
明公否頃溫詞遠至所爲提獎者良厚知明公之  
知僕不啻僕之知明公也幸甚幸甚雖然士非相  
知之難相成之難也今時肩巨任重有明公等在  
非僕所敢知乃若研究真乘直了大件於明公必  
有獨詣焉其何以津梁末學令不長迷也哉望之

望之使還直冗劇據案草草占謝不盡欲言未間  
惟爲國自重

荅周中丞

昨舍弟傳敝郡奉有明臺公移然爲寒門樹楔前  
張簿書中已力控辭而巡院移文又至矣明臺冀  
察獎淺薄風厲後學不自知其過厚如此顧不肖  
無秋毫禪於里閭父老也而此役不無少煩之且  
以非才塵上第循省之餘含愧方切敢更濫盛典  
以益其不德耶吳中荒儉自昔所未有賴明臺拊

循安集之今幸稍寧貼而明臺之焦勞小民之委  
瑣則已甚矣故不肖尤不願以此爲明臺費也兒  
輩相從京邸又書尺苦不盡意敬託舍親張上舍  
特詣門墻道此拳切萬萬垂諒而俯從之幸甚感  
甚蓋明臺所爲不朽於僕與僕之仰荅明臺政不  
在此也情切詞直干冒尊嚴不任悚仄

荅張太學

使至領手書厚幣知犬馬之年尚厯齒記此情此  
諛非淺薄所能堪也愧之愧之不佞潦倒偶竊一

第顧欲以薄於鄉井故人實所不能乃丈至以爲僕譽則又過矣先君子嘗稱南國薦紳如周約翁王石翁諸公視同鄉情禮兼施人已兩得僕蓋慕之而未逮焉然不敢不勉自鞭策求副獎借之意也撫臺樹楔高門蓋酬賢勞之萬一雖丈不爲望報而主司表揚善類諗當如此書郵中卽當道尊旨耳使還率此布謝餘懷百不及一尚圖嗣布

荅沈座師

使至辱書幣之況發函伏讀不任浣慰至人出世

之學非獨爲患苦而設顧能留意卽一切世緣如空華在眼自不足挂之靈臺間矣吾師真性恬愉本與道合繇此竿頭進步古人佳處知不難到也雅製以示一二識者靡不賞音蓋詩以興寄爲宗而世類求之才學間故去之彌遠此編出學者得指南矣辱諭爲序所不敢辭第使者戒行甚迫不能待容脫稿卽覓便奉寄未間惟尊生自厚以副瞻依

荅石京兆

承手尺具審南都雨雪以時麥秋可望疲晷有更  
生之漸矣明臺勞來鎮靜殫竭心力宜其所致乃  
爾人心晏謐江山風物足助吟嘯計燕寢生香雅  
歌投壺日有餘樂何慰如之鄙薄辱在下風仰庇  
方切顧恐鋒車之名在旦晚間不能久爲豐鎬留  
耳使還草草覆晨風北指時示德音幸甚

荅王福州

丈手書已領令弟至問知且蒞任矣甚慰甚慰劉  
忠宣公轉官時恨不得親民力求補外以行文意  
亦猶此耳第古之人不分靜喧爲二念世出世間  
爲兩條蓋具五力者向三界中作如意事入魔王  
宮爲魔王侶況臨民實用朝施而夕被其澤者耶  
幸丈勉之夏經歷行草勒奉訊夏爲舊句容亦知  
向往者敢附具之不盡

荅陳尚敬

榮轉屬忽劇未及展賀煩書尺遠至彌深感怍兵  
餉二事也而寔相通以長才遠識如足下有餘於  
此而顧不足於彼者乎頃黃侍御疏請儲樞筦之

臣一節謂必由兵曹而邊道由邊道而撫院由撫院而樞筦乃得緒練精熟而與嘗試澆爲者別鄙意甚然之當事者於足下蓋亦此意耳使還草草謝復諸不能百一統容嗣布不一

與史彰德

使旋曾以數行上復計徹覽矣頃杞人劉悟性不遠千里過訪今歸取道貴治令之晉謁悟性在留都時門下曾以大篇贈之年來以事母故何肉周妻一隨俗尚而學道之念無異疇昔門下退食之餘倘能梯進之俾盡吐胸臆以相証亦旅中一快事也夏木方陰起居多福唯倍加保練以幸斯民不次

荅陳乾室

憇山往雷陽曹溪非其地也作一書與天湖丈求其照拂計必能加意耳古之善知識多罹困阨道力彌堅憇山此往亦諸佛欲以萬里之行調伏之當不爲怨尤也晤間爲道意幸甚餘不盡

荅史觀察

都門瞻奉甚慰契濶頃拜教賜溫詞獎借溢於言表益非僕所敢當矣感愧感愧門下千載名家一旦乃有以睚眦之微薄骨肉之訟者有識自能辨之其奚能爲惟門下雅度一意兼容古所謂安于所傷則物不能傷物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者也如何使還草草占復并謝諸容嗣布不盡

荅馮司成

伏承教賜知門下再入成均秉教鐸矣以留都風物之嘉兼多士服習之素皆門下所樂就者聞之不任浣慰國庠衰涼昔賢所歎然得袁山甫而興得韓公而不落莫亦存乎其人耳門下卽慙賢關然所爲財成鼓舞必有聳然改觀易聽者都人士首先被之又僕之幸也使還草勒謝復未間惟倍加保練以副眷倚不宣

荅喬給諫

昨舍親還領誥勅并手書知勞神用多矣感甚感甚選司聞君具一書託見樸兄轉致之務求不誤正月題請爲妙西陲幸卽蕩平倭患尚不可測然

此非所急也國是搖搖人心不美此國之大患顧不知收拾挽回之當自何處著手耳都門汨沒日思故鄉之遊歸來倏忽半歲其爲擾擾乃倍都門時人生欲求適意豈易得哉二月中準擬北發晤言不遠遣書不敢多及

奉許座師

奉違顏色幾易日月矣旣乖王喬越竟之送又乏趙至山陽之駕師之遇弟子何其厚弟子之事師抑何薄也卽大雅之度不加督過自覺無所比數

於人理矣伏聞吾師得謝歸榮里舍揮金班荆道舊綠野香山之致儼然在望可勝浣慰竊念古大臣之去國者間嘗有之大都取辭榮激貪爲世名高已耳吾師和平惇大地負海涵平居坦夷不見涯涘至于大義所係不難危言悟主計先國本而後其身憂在邊陲而忘其去大節凜然朝野與歎非獨門墻之士能言其盛而已其淺薄辱吾師知遇希文大科之薦鮑叔國士之知蓋俛兼焉古稱知己重於感恩言兩得之難也夙夜皇皇靡所

稱塞是懼惟種學績行冀異日鉛刀一割庶幾土  
不累知人之明而下可自脫於凡陋此某之所用  
爲報也而淺才下質自奮不前不知吾師何以策  
之附具不腆聊見區區諸生薄有問訊并贈言一  
帙統希麾入嚴寒時進匕箸以副瞻依不任惓切

荅顧中丞

辱手書并大疏讀之不勝快鬯何門下審於事而  
辯於詞若此也前此僕竊料東事屢爲人言而大  
疏靡不一一懸合又自幸其億中矣封貢先朝舊  
事可鏡但人言呶呶衆而難犯假虛名以縻之至  
舉朝合力以爭若許以入貢將愈益焚焚矣門下  
毀譽得喪捐之度外而精爲國謀非奇男子不能  
然文中子不云乎安身者所以安天下也惟酌彼  
已之中處之取無僨謀無召鬧足矣使還草勒謝  
教未間惟強飭自愛

與姚鳳麓

客歲還故棲辱雅眷深至感慰不可言頃却掃妙  
觀當復深入圓明盡蠲法縛此非百劫千生種有



夙根何能一旦臻此僕大事未明乃汨沒風塵莫  
自解脫回憶蒼崖燕磯之上把臂論心歡言酌酒  
可復得哉言之太息南都風雅坐檢括乏人日就  
散佚得門下彙粹成編遂令一方文獻有徵非獨  
豔稱秬林而已倘未入刻幸寄示藁本僕願爲門  
下傳焉諸惟爲道自重

荅張準齋

自南都一望顏色馳仰不忘顧未以片言奉候自  
其耿耿也使至尊手尺拳拳所以垂念者甚厚

且獎借踰溢彌增愧感昨歲以職事課讀禁中念  
主上高拱深嚴之中所奔走給事者獨宦豎輩  
耳倘少能啓發令知所嚮往卽涓埃之念可藉手  
自效因取古宦者行事日指示之亦頗有樂聽者  
昨稍葺成書編摹未就得大疏讀之知有貂璫史  
鑑上獻甚矣門下之得我心也以此甚思一見其  
書而不得承瑤函遠至且展且讀何快如之僕已  
改直起居注前事未竟託敝寮終之得來刻卽可  
就此敷衍不必更摭討矣大學說獨抒胸臆足破

支離之敝不任敬服使還草勒謝教未間惟若時保愛以副遠想不宣

與何巡臺

敝縣日照者濱海陋地也曩苦凶歲民半流亡遺田久荒不治顧額糧未有減也頃得縣父母前張今杜加意勞來民乃復業張墾田莊百四十三所杜復增四十八所土地漸闢人烟日湊令海方小邑更覩庶矣之俗真良師帥力也第此業名之官莊暫令入穀未與縣民一體輸納不獨土著賦重

難勝卽新至者籍無編名未有固志似非長計明公雅以民瘼爲急敢以僭聞倘郡有申文幸一允行之敝邑士民當世世載德非獨一時之感而已高車東指屬小疾未能面罄托敝同年喬君轉致未知徹聰聽否風便附此申告干冒清嚴臨楮悚

荅柯學臺

客歲不揆以竿牘自通甚愧率略顧蒙辱賜報言獎借踰溢非不佞某所敢承也捧讀刻卷言人人

支離之敝不任敬服使還草勒謝教未間惟若時保愛以副遠想不宣

與何巡臺

敝縣日照者濱海陋地也曩苦凶歲民半流亡遺田久荒不治顧額糧未有減也頃得縣父母前張今杜加意勞來民乃復業張墾田莊百四十三所杜復增四十八所土地漸闢人烟日湊令海方小邑更覩庶矣之俗真良師帥力也第此業名之官莊暫令入穀未與縣民一體輸納不獨土著賦重

難勝卽新至者籍無編名未有固志似非長計明公雅以民瘼爲急敢以僭聞倘郡有申文幸一允行之敝邑士民當世世載德非獨一時之感而已高車東指屬小疾未能面罄托敝同年喬君轉致未知徹聰聽否風便附此申告干冒清嚴臨楮悚仄

荅柯學臺

客歲不揆以竿牘自通甚愧率略顧蒙辱賜報言獎借踰溢非不佞某所敢承也捧讀刻卷言人人

殊總之雅淳清妙不詭於正爲之歎服蓋文敝久矣後生小子未暇窮經晰理輒取古文奇字鱗次爲文因之取上第者纍纍而是當事者至奉詔條三令五申之不能止也門下歲比旣以此殿最之而又明示之鵠如此士習其有瘳乎昔歐陽子痛排軋茁之陋時得士如曾蘇而物論譁然未能遽服蓋久之而慶曆之文追還古始誰之力也惟門下堅持之而已夜氣二字孟子發千古之所未發此真前人所云夢覺關也門下於此提撕可謂得其肯綮蓋知此卽爲知存此卽爲致非有二理所從言之異耳僕性寡昧卽師友漸摩最深且久而欲策高足一涉道津未之能焉門下其不鄙而教之至望未間惟爲斯文自重不宣

荅方伯雨

一別未能嗣音乃此心無日不東南馳也詩言徧爲爾德在日用飲食日用飲食何人不爾而獨指之爲德則悟不悟之謂耳在聖非豐在凡非嗇悟之非增迷亦非損雖然未有不悟而道爲我有者

所賞齋 卷十三  
古人所以貴知味也幸吾子勉之見泉文事鄙心  
自切顧當事雅未相聞俟另圖之以報草草不盡

與李學憲

門下曩弭節舊都時自朋游講聞高誼雖未能樞  
趨請益而心嚮往之非一日矣迨門下以文章主  
盟區宇聲實歸然邇遐傾注蓋昔而郎潛今也豹  
變大丈夫得時而駕其風華照映彪炳卓越如此  
乃僕得與編氓齒于部內顧不敢以竿牘一道其  
區區瞻跂謂何頃兒輩就試冀收之藥籠以方洩

渤之儲此本懷也詎意門下嘉獎而優錄之題評  
鄭重踰溢涯分感忤交并言曷以喻竊念凡乘在  
塗孫陽一盼卽聲價爲增而責之過都歷塊未之  
能也異日者恐鞭策不前以竟爲知人之累則僕  
懼彌大耳門下何以終教之晨風東指聊繫片言  
一鳴謝悃未間惟爲斯文自厚以副馳仰不宣

答李戶部

丈克已奉公盡心職業乃謗議橫生紛紛不已其  
故由丈所言縉紳及子弟親戚冀優免而不得也

怨尤既深不論虛實肆爲誣詆聽者不察羣然和之誰復覈其真哉昨一二知厚皆欲僕作書奉勸稍稍從寬而手教適至甚幸聞丈泣事半年所入已大溢額外倘滿歲于常額倍而又蕝不止也如此則在前者既暴其非處後者亦難爲繼寮友之中不勝其憾矣況自今又以丈所入爲正課有不檢者於正課之外復營私橐則貽害商民無已時也此非丈本心顧勢有必至謂非作備于丈不可矣往者勿論自是更願一意弛以便民蓋國初原無鈔關後之增設不得已而濟匱非其正也往楊止菴公在滸墅半歲以後正課旣盈恣商往來不復榷稅一時頌聲滿于吳中此僕所親見也幸丈法之僕非敢隨俗悠悠以議賢者亦論其理如是耳唯照察不盡

答鄧孺孝

承示易詮知足下之留意此道何其至也所纂校前加密第以鄙意還從古本爲當易自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文詞

連屬難附卦爻者乃仍其舊遂至破碎支離不成文理使後世不復見古文者二人之過也足下堅持往見而無與俗同幸甚周易義海僕有之卽凡例中所謂房氏書也向爲人取去未還純甫易億留於家唯石澗易說二冊附往近以史事得盡窺石渠之藏知宋人經解甚多恨無力傳寫爲足下助也宣聖蓋晚而學易此書之作欲傳無窮不妨從容數歲而出貴於不可易耳序引決不敢辭俟獻歲脫稿另上草草復不盡

與陳晦伯

不佞結髮時從事鉛槧卽聞明公盛名博聞好古者也頃與二三同志論列海內文學之士靡不以明公爲稱首每讀所撰著竊有以得於心夫其文理貫綜叙致雅暢經疑證隱語類摭奇收百代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頓挫萬彙囊括九圍非曠代之通材孰與於此不佞注望結心良非一日而幸相如之同時阻魏昭之自近川塗緜邈我勞如何頃被璽書肇脩國史乃人與世寒材不任稱竊自

愧之昔晉資秘本於張華梁定官書於任昉古今  
學士以爲美談惟門下識洞雞碑學兼牛乘方之  
前哲未足多讓諸所收藏采葺有涉國典朝章人  
材世故者能悉傾困教之否司李程君僕之親友  
也輒以鄙懷託之代請倘蒙惠然許錄其副將一  
代鉅典寔有裨焉非獨不佞藉以擊蒙愈疾而已  
惟門下其圖之

答光太康

以文爲人猶不爲世所容甚矣涉世之難也顧文  
不唯不以爲尤而以自進其學譬之根莖着地雨  
露霜雪靡非成我之資耳程子曰學至於不尤人  
學之至也何幸於吾文見之別論三間字文雖不  
言其聲如雷矣龍江者猶欲着語則揣摩虛空者  
耳如何如何使還附復并謝餘惟爲道自愛

答張侍御

都門一再披接雖未罄款談而高雅幸略闕其一  
斑矣使至辱損誨函所以開示之良厚讀之不任  
感慰國家九邊皆屬重地而宣雲密邇畿輔尤稱



所賞齋 卷十三  
要害自虜款以來或闖入襍居驅之不能留之不  
可識者抱辛有之歎乃當事者往往奉法循理取  
營目前自非度外之士靡能消來纍收長策也門  
下才名燁燁一時 聖明軫念時艱特假節鉞澄  
清之計輜軒所至必有竦然改觀易聽者瞻矚風  
猶可勝歎仰使還草勒布謝冗次不能百一統惟  
垂亮不宣

答傅太史

一別忽易歲時雖日懷高雅未能以竿牘一訊近

況耿耿如何承損良書知種學績行日有勝進可  
勝浣慰吾儕未第多爲博士業所困及脫此累則  
世務嬰懷難復厝意所謂時過而學自古難之如  
弟輩是已丈以妙齡穎出殫精學殖以需大受其  
疇能踰之先輩如鄭端簡黃宮詹皆留意國朝典  
制語有用之學者必歸之其視閒汎詩文真土苴  
耳世顧多務華而去實則識不足也丈以爲如何  
使還草勒附復晨風北指時惠教言爲望餘不盡

答張太學

前兩得手書具感垂念周公建坊事雖托張簿辭之還煩吾丈一行蓋他人不能言其曲折耳僕雖不肖然不能益於鄉人亦豈敢累鄉人乎此不敢當者一也地方旱荒之餘有一金可活一人乃以此不貲費之無用此不敢當者二也古人不朽自有所在僕能勉強樹立異日或能彰一時相成之美敢徒以建造頓煩民力此不敢當者三也幸以此力言之縱工作已興必求罷免爲望吾丈織造事近復何如相見間亦不妨自言蓋無損公家而小補生事亦明達所可從也餘小价能口之不具

陳

答馬肥城

自附世講以來未皇沃聞雅教第得大製讀之閱偉蹕絕知其拔足風塵之表非世人也肥城爲齊巖邑風土雄奇而丈以儒雅飾吏治風裁峻整頓令廩廩德讓還於舊觀何盛如之鈴齋吏合百務蝟集卽廣度淹通拮据無暇乃辱存錄之厚拊慰三復區區愧謝非言可喻未間惟爲民自厚以副

所賞齋  
卷十三  
三十一  
遠想不宣

答周京兆

頃因開館晨入暮歸無寸晷之暇尚未能專啓奉謝兒輩北征更辱明公津遣之尤心感也留京亢旱異常雇明公焦勞厝置至請移工曹當入者賑之可謂曲盡心力矣晤主者喬君謂明公在臺時建白力以那移爲不可今觀此疏甚有難色言之再三始從其半則僕之縣薄不能爲桑梓出力以分明公之憂可恨也事可權宜處分不俟上請者在明公自有妙裁又非此一節可限耳使還撥忙修復稍暇容專布不盡

與王江浦

一別因循未皇占訊頃小僮至自秣陵傳門下曲賜存問且辱臨先塋以生芻奠焉父老生悲松楸增色古以式閭表墓爲政之美談蓋非名賢莫副異典而以加之寒陋之衰門誠不知所以堪之也弟匏繫遠方日虞樵牧不禁爲丘隴憂嗣是寵靈所被人自知戢豈獨弟之戴德將先大父而下寔

欣賞齋 卷十三  
拜明賜敢肅啓命兒尊生專詣門屏一鳴謝悃兒輩疎鹵未閑禮節更望有以教督之幸甚餘惟爲民自重以前徵拜不宣

答陳兵憲

相別歲餘無能以片言奉訊愧愧東夷跳梁海外於中國未以一矢相加遺也而渡遼之師守邊之卒自爲紛紛如此不知倭于西北決難以騁蓋馬步相懸水土不習外有風濤之阻內無接濟之人故三百年以來閩廣浙直時中其禍而一詣遼東

尺箠不返此可以觀矣今兩都警備費已不貲然倭固不至至亦無益於用也民貧財殫不自愛惜一旦有急何以待之頃風波生於朝堂干戈繫於脣朐家騁其私人思爲政僕以謂可憂者不在夷虜耳自惟疎直寡諧隱憂徒切思卷而懷之未知所出也足下何以教之諸不盡

答俞戶部

客歲過清源辱雅眷拳切感慰不可言賤眷舟行又蒙照拂之厚其不敢受餉則一路皆然不知通

家骨肉之愛不可例拘也言之但有感悚閱邸報  
卽知狂生事蓋無恥耆利輩敢於犯分處處有之  
今石楊二公皆洞燭其事聞昨大察時力爲丈分  
明之又復何慮弟初入京同年兄弟尚有六七人  
今遂至無一人聚散不常如此回憶舊游可勝惘  
惘惟丈早至期以晤言消之耳冗劇不盡惟垂亮

答許中丞

頃拜書尺并大學述一編發函展讀如聞聲欬感  
慰可知格物之說焚焚久矣性本無物惟澄然廓  
清而不以忿懣好樂憂患敖惰溷之則德明而至  
善可止修齊治平一齊可了蓋聖賢之學得其一  
萬事畢非如後儒之支離零星補綴得此而失彼  
之比也門下頃爲國家肩巨任重令八閩喁喁嚮  
治無一窮檐蔀屋不耀於堯明不佞方執此以觀  
格物之實焉又不獨以楮筆發明經傳之奧而已  
承諭倡明聯屬甚愧未逮然不敢不勉也使還草  
勒謝復未間惟爲道自重不宣

答方僉憲

所賞齋 卷十三 二十五  
晤中丞公卽達尊札曾揭二君當可望也黔國事  
李意甚不謂然蓋此地本其先人力戰所得 聖  
祖卽藉以彈壓其衆二百餘年羈縻夷漢皆其力  
也書生無識日思侵削之尋至沐氏輕人心解向  
之爭體面者盡掉臂去然如國事何徃者二司欲  
自尊盡改其數百年體勢逮今郡縣皆起而凌之  
此何理也聞向日土官應襲者皆教養於沐氏異  
時承襲自有臂指相使之勢恩威兼攝此鈔機也  
而撫臣必欲散遣之今已不可復矣此輩淺識非  
爲國深謀於滇中可語者幸以告之然此非獨李  
意也餘不盡

與魯菴

一別不覺三易歲朔日月如流未能一脩法席之  
問愧罪不可言鄙薄繫戀浮名久而未舍頃獲一  
第回憶脩業廿年在上刹者強半中間調護備至  
有骨肉所不能及者僕方爲時疎棄而師雅眷有  
加無替乃知道在世外良非虛語恨緜力未能爲  
報耳小价南還特令一候起居餘懷種種未能悉

布未間惟爲法自重

答張叔廣

承損手書拳拳啓函伏讀可勝感慰丈文學治行卓然一時顧人情不美好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聞者不察輕相附和何其甚也幸丈安意以處之蓋緩之公心自出激之翻以爲懟往往而然不獨一事也世路險巇孟門太行豈云其比乃器識如丈秣足爲砥厲資耳草草附復不盡

與夏雲峰

嚴寒伏惟起居無恙往辱左顧匆遽中輒爾分袂念之悵然足下以醇茂之德樹吾道金湯卽古人復生自當心服留都多士如林顧以雅言矩步相高知有向上一着者十鮮一二得長者儼然臨之暮氣之惰煥然一新何幸後生輩見此偉人也足下春秋日盛所學惟減損爲佳古人云省力處是得力處此要語也幸念之屬匏繫不能方舟報謁遣小僮一布區區願言自愛

答殷玄洲

承手尺知垂念甚厚感切感切 主上軫念畿服  
破格從京兆公之請僕少慙慙於其間遽敢貪天  
功爲已力耶言之含愧邸報中論東南旱荒者無  
虛日不知近作何狀自賤眷抵都門食指甚繁頗  
難爲力因思故鄉親友必有倍蓰此者念之甚難  
爲懷也草草布復不盡欲言惟亮之

與王方翁

小价回得翁春秋二書伏讀累日不任歎服近日  
士習務華鮮實高者剽掠詞人涕唾以相矜嚴不  
復知有經學矣史稱徐偉長欲損世之有餘益俗  
之不足思闡弘大義敷散道教時人美麗之文都  
廢不作翁之用意豈異此也諸大撰卽宜流行俾  
後生知此一脉何盛如之聞荆川先生言元人經  
解佳者甚多鄴架有所收藏并一切書目望見示  
但欲知其名目卷數不必見書也冗次草草諸容  
嗣布不盡

答陳侍御

承委撰次尊甫志銘屬冗劇無暇追琢其辭以闡



揚盛美之百一顧有子如公紆未究之用樹無窮之烈自有實際不在區區文字間也知仲春已襄大事宿草幾青矣雖大孝之慕終身不廢而順變節哀禮則有經唯若時保練以慰存歿幸甚使還草勒占復東瞻海岱曷勝依依

答繆別駕

都門極承雅教雖淺薄未卽領會而窺足下微旨若惟恐僕不與聞者何愛我厚也一別未能嗣音方切馳遡荷書況遠及感慰可知南北風氣雖時不相習然稍久自安之矣幸勿爲他念古之高真旌陽勾漏輩多涉仕塗豈以爲華顧假以積功累行耳足下其謂之何使還草草謝復兒輩南還來書卽轉致之容脩謝不盡

答江永寧

承教尺下逮深感相念永寧雖小邑而雜漢夷包邊腹經濟之大政具焉顧其要在兵食在人心而已近世不肯加意民瘼至毆中國而夷之如板升之類皆是也夷雖豺狼非華人嚮導接濟未有

能入者藉令郡縣得人輕徭薄賦彼自樂歸之不暇又安肯以其身爲夷狄用乎漢沿邊不設將領但倚辦於守令而足然安邊禦夷之大本盡於文拊循休息之一言矣惟勉之草草謝復相去不遠因風時惠德音不盡

與張叔廣

昨承手書遠及甚荷拳拳子喬遠訪有千里命駕之風退食之餘與之輕裘緩帶歷扣泉石旅中一快也弟錄錄京塵自覺可厭故山時入夢寐又未能卽遂奈何新刻一部附往所冀厚自持以須新拜不盡

答錢太學

令親張君至拜書感慰不可言國史肇脩爲方今一大事顧令寡陋如僕者濫竽其間非其任矣承見諭種種皆大有關涉卽以告之總裁公蒐討收入外有載籍可資采擇者更望一二見示鄭端簡公最名通今其家國朝典故之書必多丈一爲轉問其目僕自托人就其家傳寫之聞雲村先生有

革朝志十卷乞轉借一抄至望作者苦心本欲傳  
信收入國史亦自其所樂也如何

答周翰檢

一別無繇更望顏色馳懷可知手尺遠至拳拳以  
學問爲急令人歎服第所言參求者以性未易知  
不得不精思以求之非隨事體察之謂也知性則  
人倫日用不必致力而自當若本之未立但逐事  
檢點卽自以爲當只落世儒義襲窠臼而於道愈  
遠矣孟子言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蓋人生種種不

離倫物二字於此種種中加意著察久之一旦豁  
然槩柄在我信手拈來無非仁義所謂由仁義行  
也若不能明察傍前人格式做去所謂行仁義者  
耳行仁義與由仁義行真僞聖凡之路實判於此  
不可不慎也按院疏一到第卽言於秩宗云舊無  
此例蓋會典條例中已說定士大夫之家不得槩  
行旌表此亦無可奈何然此疏收入正史自垂不  
朽其爲旌更大矣草草附此時事日新第求去而  
未卽得也奈何諸惟爲道自愛

答劉翰編

一別忽忽再易寒暑矣丈雅欲以數年林居爲奉親學道計書來果爾丈夙懷得矣如同心日遠何丈天賦高朗稍加仰鑽汗寤殊易大件明了却以其餘力游意朝章國典以需異日隙陰奔馬理無返轡蓋弟自苦後時乃不惜拳拳耳夏初甫入都經歲間往來如織南中日苦應接無寸晷暇又無一片靜地可稍自憩因勉強以前然甚非本懷也金馬浮湛聊以避世乃世復不容則有投効去耳同館兄弟得一二人爲時宣力卽足爲慰始不必已出也丈以爲如何使還艸勒附謝冗劇不能百一知能得之言意外也未間惟強飯自愛

答金生

得手書知近履佳勝殊慰懸懸奉親之餘得壹意讀書不獨可恢遠業而精神專固卽具攝生之理惟無迂其言而見聽焉幸甚僕歸杜門謝客日以墳籍自娛差不落莫獨婚嫁逼人未易撥遣然只得量力爲之所謂水到渠成亦難逆慮也使還草

草謝復諸惟原亮不備

答王方翁

罪戾之餘未能上訊起居顧辱手書拳拳所爲開  
諭之良厚某卽懦夫能無感省門下耆頤之年不  
廢著作乃言非衛道不發於筆端韓子所稱其書  
滿家又不足云矣惟以墨本見示俾小子一錄其  
副將開蒙愈疾重有賴焉望之望之初歸應酬焚  
沓尚阻參承溽暑將屆伏冀倍加崇護以慰瞻依  
幸甚

答李子大

子野至得手書麤麤且詢知近履平善爲慰書辭  
多鬱悒語當屬一時情境使然顧闕陷世界安能  
圓滿如意儻因此自增一重迷網則生平學力都  
無用處矣光陰如隙駒安得獨持慧劍不知剗裁  
也無緣言面往此以當一笑

與郭和州

頃負痾屏居卽相望伊邇無從接奉而區區祈向  
又不得見於咫尺之書歲杪至以教賜先之感悚

所賞齋 卷十三  
之懷詎可云喻和爲 聖祖開天之地天門華陽  
擅名南服門下以豈弟君子臨之政成人懷緩帶  
之餘持一觴以酌江月何遜古人僕卽不獲陪後  
車之遊而沾漑餘波敢忘所自家僮北征代申起  
居之問未間伏惟厚自持以需簡名不宣

答李戶部

客歲得手教遠及甚荷丈之操持與材力始目所  
鮮覩而猶然挂於計典雖高識曠度不以爲介而  
有人才之責者有餘愧矣若僕以淺薄塵點清班  
責望四至得此固宜又不敢藉口於丈以自解也  
頃巖居川觀差足送日但相去之遠無繇時聞老  
先生動定日切耿耿前歲以小啓托趙令君轉達  
亦不知曾徹覽否去人立索報書不能專啓因寢  
門問膳之餘一道區區幸甚諸不盡

答張任宇

丈敷歷數載乃有此轉然穩步康莊何論蚤暮彼  
求速化而躓者欲巧而得拙者也第事本末付之  
公論文入朝自當得之歸途非印石宇肩二丈之

力寸步莫致顧通書貴人非第之事矣丈晤間爲  
第一謝之諸不能悉統惟垂照

答江中丞

僕之於明公也嚮往不薄乃明公之讀禮也不能  
以一言唁而成功也又不能以一言賀蓋病廢以  
來一切謝絕不可於人理比數矣明公猶損手札  
諄諄教之誠不知其何以堪也國朝文儒鬱有武  
功者莫盛於陽明先生其奉命處分岑猛也而因  
以成斷藤八寨之績談者偉之明公與陽明先生

同浙產奉命以定播而因以平負固之洞蠻又適  
與之同蓋世有一番擾攘必生一異才以定之惟  
材生世世必需材自古記之矣陽明當日雖得封  
拜讒忌紛紛久而後定明公賞不酬勞公論爲鬱  
然尺蠖之屈正以爲雲蒸龍變之地而不足爲介  
然也僕迂直信書以爲介在下寮而講讀納忠亦  
自其分不意以此賈罪於當路雖知者或諒僕之  
無他而亦可以觀拙者之效矣尚能奉明公之驅  
策而欲少有立於時也邪伏讀獎借之詞但有感

愧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誨函之辱諸惟厚自攝以副倚毗不宣

答朱孝廉

辱專使以教尺存之書中獎飾甚至深愧不敢當僕雅自檢柙內省無他過端祇以虛名過實爲同事所不喜頃歸故栖盡謝賓客開學園亭於隙地灌園自給庶幾可免矣而足下猶然稱許之不置非所欲聞也時事焚焚爲聖哲所馳騫不足之日而以泄泄當之可爲太息冀公等他日自能任之僕復何言草草謝復諸惟力學以就遠業不備

答劉孝甫

歲月冉冉方自含愧荷足下記注以教賜寵之彌增感悚尊體何以不佳吾人四十以來便當倍加保嗇萬事以身爲本不可不慎重也草草附此謝諸容專候不一

答吳太史

丈位望方著當羽儀中朝令弟輩安林藪之游而乃蹇爲歸計何邪雙樓賦文藻渤發足令山川生



氣丈之學力川至雲增卽此可卜曷勝歎服弟歸  
雖苦貧乏然曲肱飲水亦差有味自此于已分稍  
有得力處非 上何以成之含戴 主恩至於沒  
齒而已淮海集并領諸不盡

答鄒爾瞻

讀兄手述尊嫂狀爲之悽惻弟學道數十年未出  
見解窠臼憤然思一切抹撥以冀所謂歸根復命  
者坐此應酬之作久爲謝去然兄所委則不敢辭  
蓋欲以明 主上之寬仁而發忠臣心事之一二  
非應酬比也但不知可吾兄意否來況敬拜白沙  
先生手翰映幣附璧諸惟亮在不一

答樂禮部

居官以明習國朝典制爲要衙門一切條例旣能  
洞曉臨事斟酌行之滑胥自無所措其手矣此外  
治經第一詩文次之僕少日觀易只是求之語言  
文字間殊爲憤憤頃潛心玩味乃知真爲禠身涉  
世之妙道殆無一字虛設者甚恨學之晚也疏解  
所見甚多吳草廬纂言石澗易說與近日熊南沙

象旨決錄皆不可不看李鼎祚集解李彥平義海撮要皆可備看足下以文名家自其能事若游意經史當更爲有本之學子美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有志者政不欲擅場於時流也草草附復知不罪餘惟以時自重不一

答高別駕

承手尺知從玉山之任免却過家一番勞費甚善別乘爲郡佐無地方專責惟善處僚友爲要然以足下謹敕而謙抑自不待丁寧也金華宋元間多名儒敝鄉趙公爲郡時刻有正學編具載其人今其遺風尚有存否金仁山名履祥者著作甚多幸見其書見寄至望衣葛花木并領惠使還附謝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遠至具悉近況感慰無量吾輩名有學力者其所得不出情量中事自非咽喉下刀無究竟處顧未知懸崖撒手政在何日耳齒髮半凋歲月不待讀來教彌增愴然先公集序已爲取得寄上

欣賞齋 卷十三 三六  
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誨函之辱諸惟爲道自愛

與劉司空

國家漕爲甚重亦爲甚難門下當黃河改流之日獨能不動聲色而成功宴然僕謂兩語庶幾近之以門下洞達而能盡下覈實而人不能欺故耳推廕一事尤爲膾炙人口比部戴君徵僕文以賀非謂僕之能言以僕能不爲虛言也如何如何諸惟爲國自重不盡

答萬純初

承手教益稔進脩之力昔劉歆參道專至感神人語之云君心力精猛必破死生學不能破死生縱極玄奧皆分外事也老丈於此事白首一節可謂精猛矣而顧云云特言此以誘教弟耳然不敢不共相勉也草草附復并謝伏暑尚驕萬惟自愛

答丁以舒

頃聞足下文雅好事秀出一時而莫繇瞻奉辱損手書并雅況種種對之感忤尺牘在諸體爲小而其用則大究觀來刻片語間文義錯綜如團扇短

屏居然有萬里之勢真李營丘筆也以足下之材  
美自可到古人佳處僕老嬾病廢祇有健美而已  
使還草草附謝諸容嗣布不盡

與李儀部

薊門一再披奉然梧竹之姿一交臂而失未能相  
款曲也僕樸遯細謹雖材不逮人而決不敢踰軼  
爲行已之玷徒以虛名過實下召疾於同曹而木  
彊履方上不能曲媚於時宰偶科場之役爲主  
上越次點用兩人者遂合謀傾之科臣受其指嗾

不復加察尋見僕辯疏始知分經校閱故事而彼  
所摘非僕取中之人卽向令師痛自悔恨而業無  
及矣當時行道之人爲僕憤激冠髮爲指薦紳中  
乃絕無一相暴白者甚且不齒之人搖脣攘臂若  
赴仇敵以悅當事者往往有之頃之冰山旣頽戎  
首尚在給事楊某猶假條陳以詆僕楊僕之同籍  
厚善者豈不知僕之爲人而前事絕無影響哉名  
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誠擇所集於枯與苑之間  
而他何卹焉僕始絕意謂世無復有君子者矣迨

部覆一上疏末一段言言當實不激不隨一時傳  
觀紙爲之敝問之知爲門下筆也嗟乎僕則何以  
得此於門下哉夫僕至不類固主上論思侍從  
之臣也一旦爲羣小擠排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  
於窮鄉編戶冤抑不伸者竊爲明時恥之得門下  
而士知清議朝有指南自是媚權賊善者皆可藉  
末議而關其口僕卽沒齒林壑亦復何憾相去甚  
遙未由聞問莊生純夫之便卒卒附言略明下悃  
空言非以爲報不盡

